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門古今類事

總目

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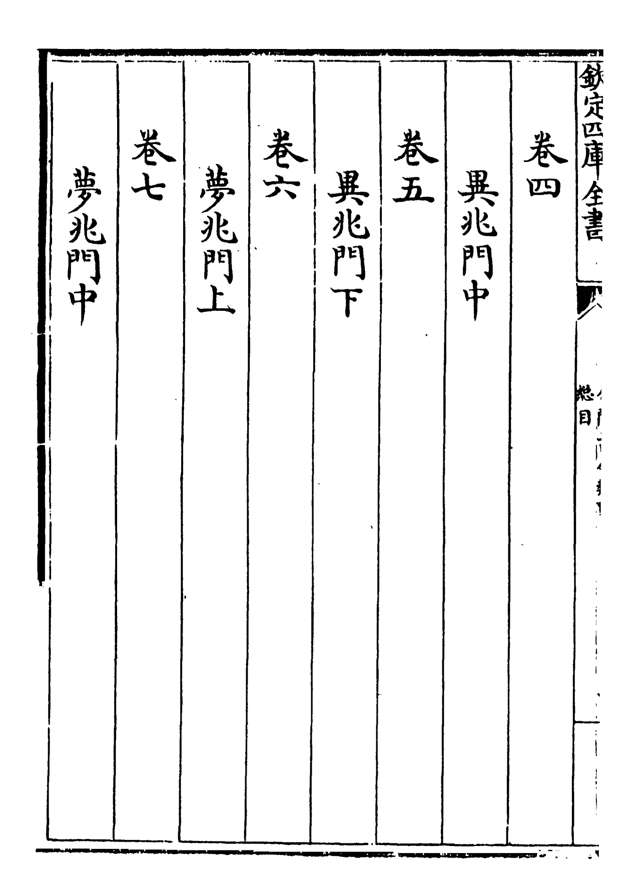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晋

謄録監生臣李逢亮

分門古今類事總目　小説家類二　異聞之屬



卷二十

為惡而削門

臣等謹案分門古今類事二十卷不著撰人姓名宋史藝文志亦未著録卷首題蜀本二字益宋時四川書肆刊行之本第八卷内載有先大夫龍泉夢記一篇末署政和七年三月宋如璋記記中自稱崇寧乙酉拔漕解次年叨第是如璋本蜀士嘗舉進士入官其作

此書者即如璋之子故書中稱如璋為先大夫特前後無序跋其名已不可復考矣書分十二類凡帝王運兆門二卷異兆門三卷夢兆門三卷相兆門二卷卜兆門二卷讖兆門二卷祥兆門一卷婚兆門一卷墓兆門一卷雜誌門一卷為善而增門一卷為惡而削門一卷大旨在徵引故事以明事有定數無容妄覬而又推及於天人感應之捷以著惠迪

吉從逆凶之所以然雖採摭叢瑣不無涉於誕幻而警發世俗意頗切至葢亦前定録樂善録之類且其書成於南渡之初中間所引如成都廣記該聞集廣德神異録唐宋遺史賔仙傳蜀異記搢紳脞説靈驗記靈應集等諸書皆後世所不傳亦可以資博識之助故存之以備小説家之一種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分門古今類事卷一

帝王運兆門上

陸賈天命

樊噲嘗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必有瑞應果然乎賈應之曰有夫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證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呪之燈花則拜之鵲噪則餧之蛛集則放之況

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瑞應天命不可以力取由是觀之符瑞之應所以顯帝王之休命故先儒謂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岀焉以明有所屬授固不可厚誣於世柳宗元作正符詩言董仲舒等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遂與詩書所著元鳥巨跡大電大虹白狼嘉禾之瑞併以為詭譎闊誕不足信可謂好異而不經矣余懼世人拘子厚之作棄天弗徵背

人道以自任故首標陸賈之言然後取周漢以來古今帝王運兆之興衰符瑞之應驗定于前契于後者集而錄之以見其信而有證云西京雜記

周武得璽

商紂昏亂武王將欲伐之師渡孟津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受命之祥也牧野有一樵夫採木探高鳥之巢得赤玉璽文曰水德將絕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商之世歷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是以三分

天下皆歸周元元之類嗟殷亡之晚而恨周興之遲至
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皆天命所定也
劉孝標謂命運之定逝者不可招來者不可拒其斯之
謂歟（西漢及拾遺記）

叔虞封唐

唐叔虞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
在其手曰虞因命之曰虞及成王立與叔虞戲削桐葉

為珪曰以此封若于唐周公入賀請擇日封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雖出於成王之戲周公之請然天命已定於叔虞未生之時雖欲不封不可得也柳宗元作桐葉封弟辨以為史佚成之不可信是烏知天實成之歟史記

趙鞅病寤

趙簡子鞅疾五日不知人寤而語曰我之帝所與百神

游甚樂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熊死又有一羆亦來復射之羆死帝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告我曰晉國且衰七世而亡今余以舜之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使董安于受其言而書藏之後簡子出有人當道不去簡子見之曰譆吾昔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吾射熊與羆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君滅二卿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賜我二笥有副何也答

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何謂賜以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欲延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後二年三臣作亂簡子遂滅范中行二卿其子無䘏母翟婢也簡子以無䘏賢廢太子伯魯而立無䘏是為趙襄子知伯攻襄子襄子保晉陽遇三神於王澤授以竹二節朱書曰天

使汝反滅知氏賜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左衽奄有河宗至于諸貉南伐晉北滅黑姑襄子受之與韓魏合謀果滅智伯於是趙北有代南并智氏彊于韓魏至于武靈王果七世矣吳廣内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寵於王王遂胡服并略胡地悉如天帝與三神之言太史公備載於世家以見興廢之有命也 史記

楚平壓紐

楚共王無冡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

神擇於五人者乃以璧見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其後共王薨康王靈王相繼立子干子晳皆不得立平王終有楚國故叔向曰芉姓有亂必季實立獲神故也豈非壓紐之驗已前定於當璧之拜乎左傳

始皇備胡

秦始皇既并天下自號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以至萬世傳之無窮也二十三年燕人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不知胡為人名乃使蒙恬擊胡又築城河上為塞以備胡三十六年遣使天下使者從關東過華陰有神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今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祖者始也龍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耳於是遂出遊少子胡亥請從至七月始皇亡於沙丘平臺李斯趙高立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而秦

果亡圖書之言合若符契葢天方興漢其業將成則命已定矣始皇乃竭海内之力以備胡曷益哉史記

漢高靈符

漢高祖為泗上亭長常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因以女歸之生孝惠及魯元田中有一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孝惠曰夫人貴者此男也及高祖來呂

后具言乃追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及以亭長送徒驪山到豐西澤中令壯士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拔劍斬蛇後人行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人以為不誠欲苦之忽不見秦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乃東遊以厭之高祖隱芒碭山澤呂后常求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後入關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也急擊之賴項伯得免班彪王命論曰餓饉流隷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蓋貧窮亦有命也况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妄起哉若乃高祖靈瑞符應可畧聞矣初劉媼姙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豈不信哉漢書

元后天璽

元后在家常有白鷰銜石大如卵墮后績筐中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下后乃合之遂復合不可開乃寶藏焉及為漢皇后置之璽笥中謂之天璽西京記

光武符應

漢光武諱秀字文叔圖讖劉秀當為天子故國師公易名秀以應之光武常徇河北會王郎起邯鄲乃入薊王郎新盛光武南出晨行至滹沱河無船衆皆憂適遇氷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博城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馳赴之先是光武生於建平元年有赤光照室方士夏賀良上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改號太初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為貨泉或以其文為白

水真人望氣者見舂陵郭曰氣佳哉鬰鬰葱葱然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此皆受命之符雖白魚之應何以加之漢書

魏文黄龍

建安六年魏武大破袁紹于官渡先是殷馗者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梁沛間其鋒不可當至是恰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至熹平時黄龍見譙大

史單颺謂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必復見内黄人殷登記之後四十五年黄龍果復見于譙登曰颺之言其必驗乎由是文帝即位蓋文帝生于譙龍見之應也議者多以魏為紫色閏位而天亦應之何耶其他圖讖所著期運符命並見于本紀漢書

孫權豹尾

吴孫權常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曰獵何獲對曰只獲一豹母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後權稱尊

號乃立廟于山下武昌記

晉元王策

晉太安之際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之亂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遂即大位化龍之應也于時玉冊見于臨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焉夫二曜五緯天地之精氣其應見上其本在下至治將興則日星呈祥及夫將廢則躔次告凶是豈無尸之者乎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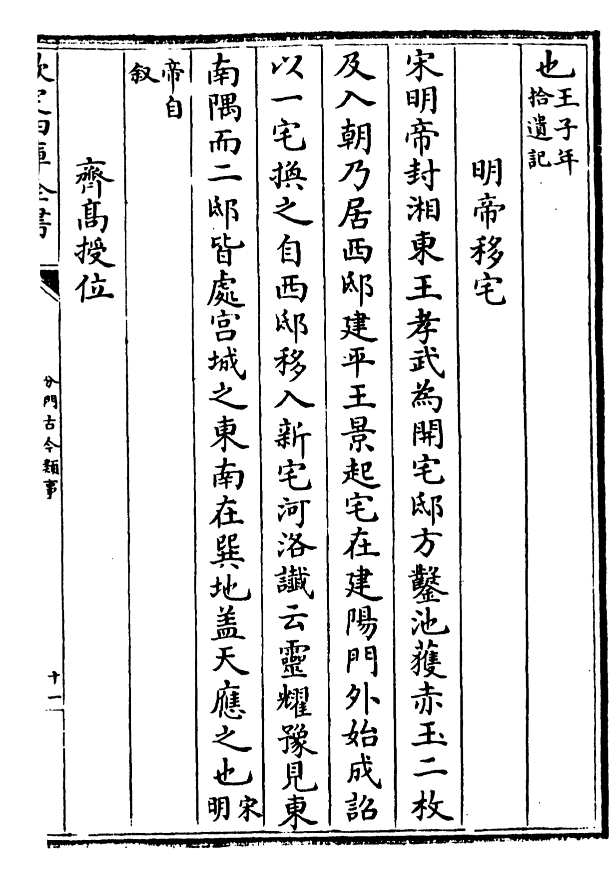
宋武龍章

宋高祖武帝諱裕小字寄奴姓劉氏微時常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行止時見小龍二附翼樵漁山澤同侶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伐荻新洲見大蛇射之傷明日復至聞杵臼聲見童子數人衣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叱之皆散收其藥而反每遇金瘡傅之並驗

嘗觀昔人論運命者謂河出圖洛出書赤烏銜丹白魚登舟神母告符神父指路字成木葉字出蝸涎是皆天命已定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憑物以效意假神以告人觀諸孫權宋武為不誣矣南史

武陵石立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山隤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如古石闕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年八月孝武始生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葢石立之應



也王子年拾遺記

明帝移宅

宋明帝封湘東王孝武為開宅邸方鑿池獲赤玉二枚及入朝乃居西邸建平王景起宅在建陽門外始成詔以一宅換之自西邸移入新宅河洛讖云靈燿豫見東南隅而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在巽地盖天應之也宋明帝自叙

齊高授位

齊高帝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下有篆書諸人皆不能識王僧真獨曰此何須辨錫而有九九錫之兆也初帝年十七常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及貴舊塋在武進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宋明帝疑之常出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淮南太守孫奉伯與帝同室卧夢帝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覺而謂曰兖州當大庇生靈而我不得與也奉伯果卒於宋世崔靈運夢天謂已曰蕭道成是我第十

九子我去已授之天子年位盖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先是宋武帝於嵩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宋卜世之數夫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至齊果六十年帝之符應其前定有如此也具見本紀

南史

神武遇神

北齊神武少與劉貴賈智出獵兔逸至迴澤一茅屋為犬所噬鷹兔俱死神武射犬犬斃有二人持神武衣甚

急其母盲乃曳杖呵之曰何故觸大家因出酒烹羊以飲之自云有知徧捫諸人言並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也殆亦假神以告者歟典畧

陳氏金字

陳髙祖受禪之日其夜會稽人史溥夢朱衣吏衣武冠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主三十二年遂凌空而去嗚呼天人相交氣應

混并密然相關為表裏其可誣哉南史談數

韋鼎望氣

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因謂之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代終天之歷數當在舜後陳氏是也後四年武帝遂受禪至德初鼎盡貨田宅謂友人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産爾初鼎聘周遇隋文帝謂曰公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及陳亡文帝召入待遇

甚厚夫天不言以氣與象傳吉凶其應驗之速雖桴鼓之荅鐵炭之動不過也南史

梁武躍聲

梁武初為司徒祭酒與范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懽甚永明末梁武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雲妻甞聞躍聲自是盡心推事南史

蕭紀改元

蕭紀字世詢梁武之子也為益州都督侯景之難乃僭

號改元曰天正暗與蕭棟同號時棟為景所立亦改元天正也識者云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天意若曰二人各一年而止也其後果悉如所言昔桓玄當晉世亦僭改年號為大亨當時謂亨者於文為二月了後玄之敗果在仲春由此觀之偭強之徒茍恣縱于一時者適所以發帝王之英靈爾南史

孔靖晝寢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

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寢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及宋武受命加以開府儀同三司不受甍以為贈南史

陳文簫鼓

到仲舉字德言仕梁為長城令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内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帝常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

室内由是深自結文帝嗣位授侍中予觀前史見王者之興其鄉黨故人有起耕販而取將相十數世不絶者葢其遇之之異耳如宋武在門梁武躍聲陳文籥鼓此其尤異也范雲孔靖仲舉遂因之以致貴顯豈徒然哉南史

太武遷都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寸乍見孝文大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曰昨朝天

帝帝許易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彼性貪天符但言四十而云四百年後孝文遷都洛陽果得四十年神言天符其數先定矣古今五行記

煬帝縱魚

煬帝時有獻巨鯉者帝問漁者何姓曰姓解乃丹書解生二字于額縱之池中後見此魚益大出於波瀾解字已不全惟存角生字帝惡之欲射而魚沒竭池索之不

獲蓋鯉而角生乃李唐將興之兆也噫自古興廢之兆必有吉凶之符符至而能竦然以道德合之則瑞應可保故武王周公饗魚烏之瑞君臣祗恐動色相戒至於庸常覩之於瑞則自矜而懈其所修於異則自忽而逆其所戒由是瑞反為妖妖遂為災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黄犀是也若夫逢凶而懼反躬自敕則孽可更而為瑞商之桑穀成王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矣煬帝覩巨鯉之變不知修德乃竭池索之是逆其變

而欲以力勝天也烏得不亡乎闕史

周祖破齊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秦築長城之日已為北面軍主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永熙之後權雄分據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須臾順興來直云黄狗逐黑狗黄狗夾尾走于時東軍旗幟尚黄西兵尚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果大破神武出廣古今五行志

隋文移都

長安朝堂即舊楊村村門大樹猶在初周有異僧㨗公言詞多驗時有人集于樹下㨗公逐去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敢居此至隋文即位果移都于此後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煬帝乃置離宮數游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并汾遂有天下云南京記

分門古今類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卷二

帝王運兆門下

高祖天啓

隋開皇末有老翁謁唐高祖狀貌甚異曰隋氏將絶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將在君也高祖惕然拒之翁曰既為神所授寧用爾耶但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謂誰翁曰公之道侶但公不知耳天之所啓神器所屬必在二

人彼若無意公自得之帝問安在曰鄠杜間隱居帝乃詣焉既見貌若冰雪隱几持頤塊然自處遽曰吾久厭濁世汝獨於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因啓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僕宿叶冥徵謂鍾大運切知先生之道亦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雌雄於鋒刃銜智力於權謀深恐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棄唐虞之揖遜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鷄夏虫

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頷之帝復進曰天下之廣豈一心一慮所能周僕視前代之理亂在輔佐得其人耳茍非伊周皐夔之徒秦漢以還皆瑣瑣常材不足數今先生尚不屈堯舜之位固蔑視伊皐矣一言可致昌運得無誨我乎先生曰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有數非人力所造且非吾之所知也訖不對帝還後再訪之則其室已墟矣高祖遂有天下神告錄

太宗書生

太宗生方四歳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去使人追之不知所往因以為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焉唐史

中宗拋石

唐中宗廢處房陵仰天而歎因拋一石于空中而祝之曰我後帝者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桑枝格住至今猶存常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鏡中人忽語曰即

作天子未浹旬復帝位獨異志

天后知命

唐武三思已封王后欲立之晚歲獲一妓曰綺娘有出世色三思寵以專房情意大惑欲詫於人乃置酒會公卿莫不畢至惟狄梁公託疾不往酒行命綺娘佐酒清歌艷舞妙絶一時魏元忠有詩曰傾國精神掌上身迴風驚雪上香裀須臾舞徹霓裳曲駭却高堂滿座人拾遺蘇珽和之曰紫府開罇召衆賓更令妖艷舞紅裀曲

終獨向筵前立滿眼春光射主人三思大喜惟恨梁公不至謂其容曰何薄我哉吾欲致之死地易若反掌客乃告公曰公為社稷計何不外柔順以接之而欲為亢小所圖乎公然之異日三思復開宴衆客未至公先往謝三思曰嚮以薄命恨不得見麗人今日先至願一見之三思喜笑令人名綺娘小僕曰不見矣三命三返皆曰沓不可見三思色變自入求之至於小閣中聞有異香俯而聽之乃綺娘其聲細如嬰兒而分明可辨三思

大驚曰何至此也綺娘曰我非人也乃上天花月之妖
帝遣我來奉笑言亦欲蕩公之心爾天方眷李氏他姓
不可當願公無異志則終保富貴不然武氏無遺類狄
公時之正人我不敢見安李氏者必狄也遂寂不聞耗
三思出曰綺娘異疾不可見是日三思曲意迎接梁公
會罷密以此事聞天后后知天命已定不可強求不久
迎廬陵王回闕矣甘澤謠

睿宗金牛

唐睿宗在藩邸有蝸涎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心懼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亦有琢玉為之者後人時有得之焉酉陽雜俎

憲宗龍木

元和時内給事張維則自新羅使回於海上洲島間遇神仙遺一玉函中有金龜玉印龜五寸上負黄金玉印方一寸八分其篆文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維則具進

是年寢殿前連理生靈芝二株宛如龍形上曰鳳芝之龍木豈無驗乎 酉陽雜俎

得寶改元

開元末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成桒字識者解之云桒者四十八所以示明皇御歷之數及帝幸蜀之歲果四十八得寶之年改元天寶初帝幸東都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宫寺閣臨眺久之遐顧悽然歎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幸萬里聖祚

無疆及西狩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吾無憂矣松窻録及開元傳信記

叱像占年

唐初有神像用金製傳云周隋間術士鎔範成之天后命置宮中扃其殿宇甚嚴玄宗啟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力士此像有何異力士曰前代所製可以占在位之年其法當厲而叱之儻年永則

其像揺震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呵之其像若甚懼揺震移時仆于地上喜笑言誠如說我為天子幾何時力士拜賀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命皇孫叱馬亦動揺久之其後明皇在位四十八載肅宗在位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其占天命素定惟神得而知之雖郟鄏之卜不是過也宣室志

㟧郎似我

德宗降誕三日玄宗觀之肅代二宗以次侍保母襁褓

德宗來呈色不白皙龍體不舒肅代不悅以手自下遞傳呈上明皇一顧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後在位二十七年肅代真不及也明皇幸蜀至中路曰𡶶郎亦一度到此來及後德宗幸梁乃應其驗豈非天命前定不可力改故明皇先知之審而終不得免耶注闕

一行當歸

一行師欲歸寂留物一封令弟子進帝發而視之乃蜀

當歸也初不喻其旨及幸蜀回乃知微意深歎異之其事與羅公遠無異以此知行止自有前定豈人力哉開元記

佐卿留箭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獵于沙苑見雲間孤鶴上御弧矢一發而中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去城十五里有明月觀觀東第一院最為幽絶每有青城道士徐佐卿一歲三四至甚為道流傾仰一日忽自外來曰吾行山中

為流矢所中此箭非人間所有留之壁上後年箭主到此當付之仍記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後明皇幸蜀偶至斯觀見所掛箭取而翫之葢御箭也究其題乃沙苑飜飛當日集此上大奇之因歎其幸蜀之兆已定于此其事與一行當歸及萬里之讖相符合焉用薛弱集異記

審音知變

明皇一日聞奏霓裳曲不樂取筆記之於前殿之楹髙

力士秉間請之帝曰朕所記殿柱半月後當有叛者朕聽樂知之夫五音克諧無相奪倫早來之音宮聲弛而商聲重角聲散徵聲廢羽聲濇宮弛者君弱也商重者臣強也角為民而散則流徵為事而廢則亂羽為物而濇則浮又商音焦焦者灰之象其應主兵吾憂邊臣將叛天下將亂主弱而臣強也帝又取蓍布卦得離曰重離二明相繼上離白虎下離青龍白虎道路神皆西方之物吾將西遊矣後一日帝幸虢國夫人第貴妃曰妾

昨夢與帝遊驪山方食火發驛旁大木千株皆焚帝遂跨一白龍去如飛妾跨一黑龍甚緩叱之見一物青面鞭龍數下龍觸一峯而墮妾亦沈一小室青面曰某此峯神也妃子合居此俄一騎曰帝命妃子受益州牧蠶元后仍賜絲百鎰遂覺不知是何祥也後漁陽叛書至帝果西幸至馬嵬六軍不進以誅楊國忠為名合門少長皆為兵所殺軍尚未進曰禍胎尚在遂賜貴妃死於古佛廟以帛縊之陳尸寺門既解帛而氣復來遂再縊

之乃絶前次安平驛帝曰樂音與妃子之夢皆應矣驪與離同音驛與易同音易旁木楊字也俱焚乃滅族之象也吾跨白龍乃西遊耳彼跨黑龍陰暗之象龍墮沈於一室乃古寺之應峰神乃山鬼一騎為馬馬嵬是矣益州牧蠶蠶必有絲絲而加益縊字也仍賜百縊再縊而後絶也略無差誤信夢之前定如此後肅宗即位靈武非重離之應乎帝曰重明乃一家事吾家失之吾家得之又何憾然則帝王興衰豈偶然哉成都廣記

遇神為備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檝遊于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然忽聞下流數十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傳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上皆以錦繡為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獻酬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洑中流

良久而退圓即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飙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前為其備明年西狩圓應猝無闕矣成都廣記

武宗改名

唐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為火下火及宣宗乃以光王龍飛古文光字實從火馬噫先兆之明若是豈偶然哉貞陵十七事

宣宗符夢

太子賔客盧真有猶子為桑門會昌中沙汰歸俗以廕補光王府叅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盧告以官卑屑屑常思再披緇褐師曰像教興復非晚矣語未竟俄見日月旌旗千乘萬騎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宗崩帝果即位竟符其夢宣室志

晉王履位

唐李蔚知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有女僧二人至晉

光寺忽如風狂云後二年國有更變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循廊喧叫齊上峻塔投身而下遂不救至十四年八月乃僖宗即位葢普王也唐闕史

潞王當帝

清泰初在岐陽有判官姓何者忽暴卒云使者拘入冥間陰君曰汝無他過今放還與吾言於潞王來年三月當帝天下言訖引出乃甦欲白其事左右以為妖月餘又暴卒陰君責之何故不達吾教徐曰放去可速導吾

言仍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退見簿書雜亂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升降去留將來之官爵耳及再活託以詞訟見王密白之王默遣去來春果下詔攻岐陽何知其必驗至三月而何之言毫髮不差清泰即位擢何天興令固知冥數前定人力豈得而遏之也哉王氏見聞

周宗遇僧

世宗南征得六合僧善知人言世宗數事若合符契又

曰陛下得三十年帝大悅賜紫袍師號又賜皇建院居之即太祖龍潛之舊宅也及世宗即世人咸以為謬後幼主遜位方騐三十年者乃三主十年也帝王世數非前定乎紀異録

石晉墜石

長興中雲州雷震一物墜地視之有一石如拳自契丹界走至太原馮延贇得之覺其中有物遂椎破之復有一石莫之測也後晉祖鎮并門不受清泰命潛引契丹

為援清泰命張生鐵討之時人謡云生鐵打石頭直待圓即休未幾契丹破生鐵兵耶律德光乃曰我聞中國有推背圖欲一見之及視之至一挺墨處曰此碑也碑非石不立乃立晉祖以兵送入洛陽及帝東遷汴州乃改為東京一依梁朝故事洎少帝而晉氏滅即石中有石兩朝之應也其石後在太原維摩院功德堂紀異録

梁祖嗜鷄

天福元年秋汴州衙前馮韋請假往宋州省親十日既

滿過八日方叅朱全忠遣王鎰責之章曰其八日前忽暴死再活初到冥司見判官叱云馮章未合死有十五年禄命可急放還乃令紫衣吏一人引入别城城中有五大殿第一題額曰河東李克用其䆫間窺之見黑龍一目第二曰蜀城皇帝王氏窺見一白兔坐金床女監十人立于右第三曰岐陽節度李茂貞窺見短小一紫衣人憑小玉几而坐第四曰梁王朱氏窺見一小青窠虎鐵繩縛住中前有鷄肉一盤吏指曰此朱温也又曰

五殿英豪勇猛惟朱温不得善死第五小殿曰楚王楊氏吏曰河東大王是獨眼龍好富貴子孫三世承之歲在丁夘必死蜀王但自守一隅又奉三教八年當即帝位岐陽極有福壽而無後楚王江湖得志梁王滅于申酉汝慎勿泄只與王鎡言之其乃出寤其後一一如章言梁祖平生嗜鷄日凡再食前有鷄肉之應也由是知人之嗜好飲食皆有前定況運兆興衰乎洞微志

太元遇仙

天復中有李太元者蜀人也慕道遊靈山至一處田種紫芝遂摘餌之行至一門有青童出曰彼何人而至此丈人洞府乃入報引至堦前禮丈人遂令坐之堦下飲以玉杯俄有道士至其狀類王先主丈人與執手上堂坐定道士泣曰余之子孫不久受禍後唐將覇昨告上帝帝云已定不可免矣又有大將軍十餘人引一少年衣黃衣太元視之乃後主也又一女子年五十許拜訖道士訶責令送天獄丈人曰算猶未盡乃止既去命玉女送

太元汎舟去太元拜辭問玉女前老道士與後主何事玉女曰道士爲蜀先主今見子孫不久國破頓追魂爽歸洞子到世間當自細知後一年乃咸康乙酉興聖太子入蜀後主遂降唐乃知國主非凡人所爲國祚興亡必由天數王命論謂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其斯之謂歟賓仙傳

楊勛吟詩

楊勛者前蜀後主乾德中世號楊僕射不知何處人變化無常爲後主召羣仙於薰風殿刑部侍郎潘嶠奏其

妖怪帝命武士於西市戮之隨刃化為草人未至行法處僕射吟詩曰聖主何曾識仲都可憐社稷在須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楂汎五湖其年冬後主失國果如其言此亦可以知興廢之有前定也賓仙傳

聖宗征劉

陳摶字圖南太宗召至京師見於延英殿時太平興國初上欲親征河東先生諫止之約更四年方可取會軍已興上不以其言為然命寢於御園兵果不利而還後

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先平并州信乎興衰前定神仙得而知之也陳摶傳

譙閒遇仙

譙閒於丙午年三月二日夜其家人覺外門扇若有物觸動者燭而闚之則一老叟布裘赭色方醉熟睡因呼使起曰恐警夜者誤以汝為盜可速去叟起去獨言曰明年正月聖人出閒以為醉言耳女僕曰地上有一燒餅一帖藥急令逐而歸之已無見又親逐而索之亦不

獲明日以問諸人則皆曰無是叟也文與可學士聞之取其餅藥明年神宗即位噫聖人之出固神仙所前知乎閒性簡靜讀書治氣屢逢異人多閒遊大慈寺文與可呼為大慈仙澠水燕談

陳摶睨趙

祖宗潛耀日與趙韓王普遊長安市時陳摶乘一衛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聖祖右手挽聖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

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預此席既入

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輙

據上次可乎叱之使居席右後祖宗龍飛韓王乃為佐

命李蕭遠曰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

其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又曰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其斯之謂歟朝野雜録

仲明天數

周仲明偽蜀時人趙季良常密問孟先主壽仲明曰上

合為真主食蜀中二十年禄既登九五於壽無益李良曰可為金縢乎曰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子孫運數如何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矣季良默然後二十六日先主薨初有丐者自號醋頭手擕一燈槃無足所至處呼曰不得登登便倒至是人始知其應成都廣記

王白術數

太祖收晉水浸河東之年晉危甚使偽命殿直程再榮

求救於契丹至西樓而遇契丹宣徽使王白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田晉次日必大濟後十年晉乃破破即掃地矣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仍扶困却犯中原飲馬黄河而返又曰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幾無遺種予但記之是年王師果不克晉後十年正當太平興國四年乃平晉壘太宗征漁陽旋丙戌歲命曹彬伐燕不利冬遼乘勝抵黄河而退王白扶困之言驗于此矣興廢之數固有前定何王白之

術其妙如此耶朝野雜録

一殿三天子

肅宗在東宮為李林甫所讒髪皆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遂幸太子宮庭宇不掃樂器生塵上為之動色命高力士選掖庭宮女以賜太子吴皇后在選一日侍寢魘而不寤東燭視之良久方省肅宗問之后手掩左脇曰夢一神人言帝命吾與汝為子自左脇劒決而入痛不可忍撿之脇下有綖而赤者遽以聞代宗之生三日

上幸東宫賜之金盆以浴皇后年幼皇孫龍體未舒負嫗取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豐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嫗叩頭具服上曰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上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禄遠過其父因謂髙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哉柳氏史

城下三天子

五代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下有三

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本朝太祖太宗從行唐宋遺史

乾德名年

建隆末將改年號宣示宰臣擇前代所未用者不得重疊尋中書商議遽改乾德後二年平蜀宮人有入掖庭者藝祖皇帝因行幸見一照子鎔鑄竒異視之背云乾德六年鑄上異之令黄門持出便殿宣問宰臣向所改年號有無重疊時趙中令當國對云無上急召學士陶

穀詢之穀云偽蜀後主王衍曾改此號上由是重博洽之士兼知衍之荒怠不足以當乾德之號乃天以此為吾國家興隆之讖耳洞微志及歸田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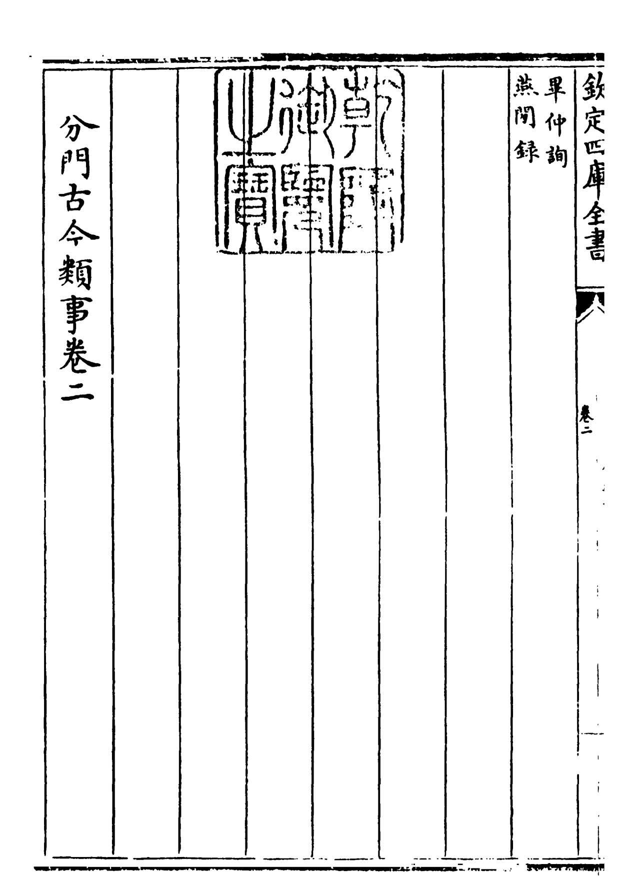
曹谷易格

唐一行禪師製葉子格進之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用焉葉子格者其宇乃二十世李也唐果傳二十帝本朝曹谷撰新格最為詳密其法用金骰子以定私凡名彩二百四十七逸彩二百二十七總成四百七十有四谷時

為職方員外郎而術符之神妙極造化真一行之流亞其變新格而為四百七十有四必有微意未可測也澠水燕談

錢氏歸朝

唐末錢鏐始無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曰王若改舊為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塡築西湖當十倍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若有國百年吾所願也遂增廣之及夫忠懿之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矣



畢仲詢
燕閒録

分門古今類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門古今類事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分門古今類事卷三

異兆門上

孔甲取子

夏孔甲畋於萯山大風晦暝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産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及子長折薪斧斬左足遂為大閽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

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有定而妄覬于分外命定于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定于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者也劉子子

子方祀竈

後漢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祀之自是暴至巨富有田七百頃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其後陰識陰興封侯貴盛三世侯者四人繁昌如子方之言由是觀之陰氏之貴已定于三

世之前矣漢求

王溥三田

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人入錢得官有琅琊王溥家貧無貲不得仕乃傭書洛陽市為人美形貌多文詞僦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實盈車而歸積粟十庾九族宗親皆仰其衣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粟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溥以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

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也鐵印之銘已見于貧賤之時孰謂富貴而非前定哉拾遺記

文昌兩炬

唐丞相段文昌負材傲俗常佐南康王韋臯為成都館舍廵官忽失意臯逐之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廹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黒路絶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旣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為臯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為禮部員外郎方與日者

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簾下既去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十年後此客入相方得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果入相乃除禮部郎中日者之言毫髮不差向之兩炬乃神物護持也錄異記

裴度龍鍾

唐中書令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

曰蔡州用兵日久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擕書囊後至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不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度明年及第洎東鈞衡朝廷議授吴元濟節鉞度力請討之遂命度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纔兩月擒元濟以獻遂平淮西及留守洛帥話天津老人之事謂其必神仙也不然何前知如此劇談

僧孺鸂鶒

唐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于亭上觀之因見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後以此為驗僧孺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鸂鶒語畢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果拜僧孺西臺監察夫天之示人亦欲知一班一級皆有定數其所以得之者豈人力哉 談藪

仲舉貴人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黄甲家甲婦夜産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内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内者問之是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當若為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而默志之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嗚呼仲舉之貴與阿奴之死固有定

數而名亦非由人乎幽明錄

智興侍中

唐王智興微時嘗自郡赴上都宿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過店問婦所生云近因斧傷已卒智興後官至侍中陰注陽授數不可逃世之人區區競其智力吁可悲也逸史

陶侃為公

陶侃常如厠見一人朱衣介幘歛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侃後封長沙公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相者與朱衣之言若合符節前定可知也 晉史

魏舒自知

魏舒字陽元少孤貧常詣野主人妻夜產聞車馬聲相

問曰男也女也有應之者曰男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始上計察孝廉累官至司徒遜位時論謂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晉史

伯龍鬼笑

劉損之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為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名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

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為鬼所笑也遂止嗟夫伯龍歷位太守以清平而營什一之利未為過分猶為鬼所撫掌況今之人治生則欲暴富入仕則欲速化幽冥之中烏得而不絶倒乎梵志詩云世無百年人擬作千歲調以鐵作門閾鬼見拍手笑誠非妄語因併録之以戒好作妄動者 南史

欽容何敗

何欽容字國禮仕梁為左僕射少時常見沙門寶誌謂

曰君後必貴終當何敗耳及欽容為宰相謂是何姓當為其禍故抑没宗族無仕進者後乃為河東王所敗由是觀之禍敗固已前定雖欲茍免得乎南史

顧琛立廟

顧琛字洪瑋仕宋為吳郡太守初琛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

郡早晩至否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於此當立廟至是果為吳郡太守乃立廟方山號曰白馬廟云

南史

范雲歸心

范雲字彦龍仕梁至宰相初與梁武情好甚懽又常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夜方産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盡心推事及梁臺建

遷侍中帝受禪遷右僕射爲梁名相其兆已見于同宿之時豈不異哉 南史

江淹貂蟬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永明初累官至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之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乎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昔子列子嘗謂窮達貴賤貧富皆命之所制而非力之所能觀

諸江淹為不誣矣南史

馬植黔南

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前堤堤畔林木夜月明甚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飛上鳳凰池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鈞陶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問之已失不見後果自黔南入為大理卿不久遂拜相噫行止豈復由人哉出將入相各以數至雖聖

智不能回也本事傳

子儀奪馬

郭子儀未貴時一日有故宿郊外田家夜月朦朧田家垣籬踈缺公繫馬於茅軒前夜深不寐聞燭下有人聲不見其形又聞榻下有人呼燭下人曰吾二人各直一更中夜後有盜牽公馬燭下與牀下人出擊盜奪其馬以歸曰爾何人敢盜汾陽王馬公曉乃去常異之其後公立大功再造唐室加尚父累封汾陽王中書二十四

考子孫封侯尚主居家三百口二十年内外無緦麻服為唐室第一人命固前定豈僥倖至是哉 青瑣高議

文惠艤舟

大丞相文惠陳公受湖州通判泝漕檄權惠州刺史率秀才許申偕行中道艤舟古岸江風頗凉新月初出俄有介胄百輩乗騎數人指揮甚明云今夜丞相漕使宿此或稍踈虞毫髮不赦公與許相對不知孰為相孰為漕明年詢其地有姚娘廟存焉後公來東鈞衡申亦作

本路漕使皆如其言公常使人自京師就其地祭享以神其事且欲世人知官爵之崇卑皆前定也 青瑣高議

懶殘撥芋

衡岳寺有執役僧性懶而食殘人多呼為懶殘獨李泌常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出芋啗之取其半以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後果相肅宗十年 袁郊甘澤謡

正巳看墻

唐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鎮淄青以懷玉為兵馬使尋被飛語侯怒因之李抱冤無訴壘石像佛默祈之方睡聞有人在頭上語云李懷玉汝富貴時至矣即驚覺略不見人天尚黑甚怪之再睡又聞曰汝看墻上有青雀噪即是汝富貴時及覺復不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鳥十數飛墻上俄聞三軍叫呼逐出希逸壊鎖取懷玉知留後然則富貴真有時時未至而區區强圖其蔽甚矣 酉陽雜俎

田方陰府

北京書表司田方為人謹愿書札尤精曹南院瑋判大名府時一日凌晨呼之不時至曹怒械于直司及賔僚退而責問之對曰小人不幸别有拘役之處曹愈怒曰汝為使司典吏復於何處執役方請屏去左右云其久為陰府所拘主三品以上禄料昨夜升降三人禄廪迨曉而蘇奔赴早衙不及今日太尉食品其能知之乃書于紙封之俟暮可驗曹異其説及退歸宅食餛飩甚美

乃以野雉為之曹遽索所封驗之無差乃釋之幕府燕閑録

冀公遇裴

王冀公欽若淳化二年與西京武覃同行赴舉忽失公所在覃乃散僕尋之一僕驚悸曰此去有一神祠公馬在宇下有吏云令公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軍急往見公來詢之不答因指廟問民家乃裴晉公廟知公之非常人矣公登第不數年使兩川回至襃城驛忽見導從

至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忻然接之因密報公大用之期仍懐中出書一卷示公以富貴爵位黙定之事言終而隱及公登用遂修飾祠宇為文紀之國史補

周生參政

乾興中有進士者赴舉京師道次宿州旅邸遇宜春周生亦以薦送相約偕行而周甚豐富遂為其人所圖是歲乃登第再授巫山令一日忽報周秀才干謁其刺字州里姓名乃向所殺者遂倉惶悔謝周曰今未敢理宪

以君前定合作陽間條政此後方奉邀也令其此來以未能託生合得為神為此邑之城隍頗略興葺遂不見其人遂鼎新其廟由是威靈顯着後其人自禮部侍郎條知政事才三日周復通謁曰其三十年孤魂無託公令復何避是日遂暴卒此雖究報之影響亦以見條政之命皆前定也 詹玠遺史

當世侍中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醉卧郊外有漁者罷漁

困卧其側夢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見馮曰秀才必貴具以夢告其後馮貴訪漁者不復見焉澠水燕談

崔韶三牓

崔韶常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三牓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牓其次列銀牓州縣並列長鐵牓然則姓名不在三牓之列而區區奔競真癡絕也王子年拾遺記

寳藏三品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吏下直歎曰吾年七十未嘗一食酒肉可悲哉傍有一僧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畢之時太宗苦氣痢醫皆不效寳藏曽困其疾即具䟽以乳煎蓽撥上服之立差宣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疾復發問左右吾前飲乳煎蓽撥有效復命進之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曰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我天子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

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向使鄭公立除授之則寶藏止得五品故天使稍難之以激太宗之怒遂授三品以符異僧之言孰謂非前定歟蜀異志

張說横財

盧懐慎與張說同時作宰相盧忽暴亡其夫人崔氏不泣謂家人曰公命未盡公清儉而說貪侈說尚存公不應死已而果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告公曰不然適冥間見數十處皆曰為張說鼓鑄横財我豈可同哉未幾

復卒嗚呼奢儉自人而亦由定數耶續異志

孝叔蛇鏡

袁孝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墜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仆而疾數日遂卒然留書尚多其妻開視皆空紙最後一幅畫蛇蟠鏡中異哉感定録

王勃不貴

唐王勃方十三隨舅游江左嘗獨至一處見一叟容服

純古異之因就揖焉叟曰非王勃乎勃曰與老丈昔非親舊何知勃之姓名叟曰知之勃知其異人再拜問曰仙也神也以開未悟叟曰中源水府吾所主也來日滕王閣作記子有清才何不為之子登舟吾助汝清風一席子回幸復過此勃登舟舟去如飛乃彈冠詣府下府帥閻公已召江左名賢畢集命吏以筆硯授之遞相推遜及勃則留而不拒公大怒曰吾新帝子之舊閣乃洪都之絶景悉集英俊俾為記以垂萬古何小子輒當之

命吏得句即誦來勃引紙方書兩句一吏入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儒常談一吏又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一吏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自此往復吏報公但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不覺引手嗚几曰此天才也文成閭公閱之曰子落筆似有神助令帝子聲流千古吾之名聞後世洪都風月江山無價子之力也乃厚贈之勃旋再過向遇神地登岸叟已

坐前石上勃再拜曰神既助以好風又教以不敏當修牢酒以報神賜勃因曰其之壽夭窮達可得而知否叟曰壽夭係陰司言之是泄陰機而有陰禍子之窮通言亦無患子之軀神强而骨弱氣清而體羸腦骨虧陷目精不全雖有不羈之才高世之俊終不貴矣况富貴自有神主之乎請與子别勃聞之不悅後果如言感定錄

思温無祿

杜思温正元初太學生也善鼓琴常宿城南攜琴臨水

彈之忽有一叟支頤來聽起而詢之老人曰余秦時河南太守梁涉也遭難身没于此聞君鼓琴故來聽之思温問其窮通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人間禄籍當為君問之後二日會此至期見之叟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絶慎勿為武職恐有大禍言訖不見思温明年果下第遂罷舉西游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授要職隨軍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女而妻父常欲思温在轅門思温憶

老人之言辭不受大將安白韋公補討擊使牒出不可辭而常懼禍及劉闢叛時思温在鹿頭城城破為亂兵殺家族不知所在此皆禄籍注定宜不逃老人之言已成都記

公誼過河

崔公誼鄧州人補莫州任丘主簿熙寧中河北地震未已而公誼秩滿挈家南行數程一夕孤宿馬鋪中風雷陰黑夜半有人急叩門呼崔主簿在此否又呼曰莫州

有書崔聞之披衣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主簿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岳到家速來殆開門寂無所覩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時知壽州崔度其必死兼程送妻子至壽陽次日果卒陰注已定何可逭乎異聞錄

吳大換名

吳大者賣鞋於虹飛橋鄰人王二叔以掌鞋為業二人甚相得王謂吳曰我有女君有兒願作親家吳曰諾既

戍親而王死越明年吳晚歸百餘步見王自東而來相見屈吳店飲吳曰親家翁已死何故相見王曰雖死以女子蒙好看某在陰府頗甚感激今特來相見某今職此橋來日橋下取五十三人親家翁是一人之數特為換其姓名吳來日慎勿上此橋記之出門不見吳來日於橋側俟至午後橋壞打殺者果五十三人豈不異哉

青瑣高議

鼎夫鹽中

楊鼎夫頃遊青城過皁江同舟共濟者五十餘人中流被暴風鼓盪其舟觸巨石而覆同濟者悉為洪浪漂沒惟鼎夫若有物扶助之泊於岸下上有一老人以杖引之謂鼎夫曰子是鹽裹中人非水中人也鼎夫致謝未終已失老人矣後鼎夫為閫中幕權判榷鹽院遇疾而卒因有俸鹽百餘斤妻子用以裹束其屍歸葬成都方驗老人鹽中之言蓋死生皆有分定不可易也該聞集

魏鄭窻下

魏鄭公為僕射有二典事之甚謹一日方晝寢二人窻下相與言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翁一人曰不然總由上天鄭公聞之遂作一書遣言由此翁人令送至侍郎處書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忽心痛乃憑言由上天者人令送書去及明日引注由此翁者被放由上天者得留鄭公怪而問焉具以心痛憑送書告鄭公乃歎曰官職祿秩由天蓋不虛也昔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謂神不由正無益於教化斯怪亂也令異

兆所録貴賤貧富死生窮達皆至神冥冥獨運而成功非智力然也使見之者知命而不憂豈無益於教乎覽者詳之朝野僉載

分門古今類事卷三

分門古今類事卷四

異兆門中

尉遲賜帖

隋末有一書生居太原苦貧以教導為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有錢數萬貫遂欲取之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是敬德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有鍛鐵工尉遲敬德書生拜之尉遲曰何故曰某貧

困足下富貴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怒曰我打鐵人乃見侮耳生曰若能賜一帖他日當自知乃令書生執筆曰付某乙錢五百貫具年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去尉遲與其徒大笑書生得帖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于梁上遣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尉遲佐神堯立勳請歸鄉里勑賜錢一庫未曾開者遂得此庫錢敬德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見梁上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也累日驚歎使人求書生具陳所

見公厚遺之以庫錢分惠故舊 逸史

李什名巷

唐末有李氏者夫妻孤老無子藏鏹十萬嗇不忍用一日自言曰吾夫婦辛勤治生至此今老矣盍少自奉乃出錢市酒肉其夕夫妻俱見金甲神人怒顔而責之曰此蜀王錢也天使汝守之奈何盜用至王建入成都用度方窘李老獻其鏹建曰欲復雠乎欲得官乎李曰俱無之乃具述所見建大喜曰吾王蜀矣當令汝名傳後

世乃命以李什名其巷李以見其姓而什以見其鏹也嗚呼李氏辛勤藏鏹乃為蜀王守錢世之臭徒區區多積不惟啬不忍用而朝夕惶惶貪求不足以至自執牙籌傾身障麗誠可鄙笑亦若有物使之者見此當少悟矣成都記

黄覺大錢

黄覺常送客都門至則客已逺矣旅舍中見一道士因取酒炙命之共飲既罷道士以水寫吕字始悟其為洞

賓也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懷中出大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曰歲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幾盡為詩曰床頭歷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卒詩話

李生白銀

李秀才者亮州人家貧置小學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給常不足一日遇疾暴卒二日乃甦謂其妻曰我死

地下見姚狀元主判人間衣食簿與我昔日有同塲之好謂我曰甚貧矣宜早歸衣食其之本職不敢私特為君添學生一十人贈銀一笏是其之私義也其後人忽送兒童上學比舊果加十人生展修其屋果獲白銀一挺嗟夫學徒之多寡亦復係隂司注定况官職之崇卑年壽之修短禄廩之厚薄孰謂無其數乎 青瑣

朱嚴助教

王九齡常言其祖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

甚服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座間求為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俟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授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為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筆談

俊民狀元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不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為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為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所定等第以對覆考之等第如同則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為定即不得別立等是時荆公以初考覆考所定第一

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别取一人為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為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為封彌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浪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果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為定制夢溪筆談

固言遇姥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曰郎君明年

芙蓉鑑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願以季女為託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鑑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是姥來謁固言忘之姥曰吾常囑季女者固言省前事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乞庇我女至門不見及固言鎮蜀日盧氏外孫九齡不語忽弄筆硯固言戲曰汝亦用此耶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固言驚悟遣人訪之有巫董氏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岳三郎固

言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由是蜀人待董如神富積數百金怙勢用事莫敢言者然則富貴早晚皆有定時鬼神皆知而人獨不知善人君子修已以俟可也酉陽雜俎

韓湘開花

韓湘昌黎文公猶子也文公常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乃為詩以見志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子安能奪造化乎湘曰此甚易乃聚土以盆

覆之良久曰花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朶公環而觀之有金字詩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不曉其意湘曰他日乃驗乃告去未幾公以諫佛骨謫潮州一日途中遇雪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公詢之乃藍田耳公嗟歎曰吾與汝足此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敝事豈將衰朽繼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邉

青瑣

仁鈞避地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與表弟同居表弟之姊嫁楊國忠之子表弟以疾喪明甚憐之時洛中有鄭生有異術仁鈞使窺表弟曰彼天曹判官也仁鈞甚異之忽一日謂其母曰不久兵起兩京皆亂宜圖淮南避地楊氏百口皆當誅滅惟姊與甥可免毋如其言入京以告其女楊國忠詬之其母乃理裝東歸是年禄山叛明皇西幸楊

氏無少長皆死屠戮之際其姊先覺負其兒竄得脫悉符表弟之言彼葢以天曹判官因得知之耳唐宋遺史

李庚食鱠

貞元中萬年縣尉李庚與前進士數人會於西亭方具鱠一客偶至醉色甚傲問其所能曰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占今日有人不得鱠喫否客笑曰唯君不預耳李公曰某為主人安有不預之理術驗則厚賞誕妄則奉罰請合座證之因促饌饌將進俄有奔騎至云京兆尹

急召李公急上馬適會議盜賊事留連乃密令報諸客先饌戒庖人留鱠且欲破術士之言是晚李公回諸客尚在公令進鱠方調醋且誚術士之妄術士辭色安然唯言必不謬誤言訖官亭為久雨濕漏仰泥方數尺忽落盤上器皿俱壞李公驚異問復有鱠否報已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十千贈之唐宋遺史

德裕終南

贊皇公李德裕好餌雄朱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

來謁曰聞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以示之道士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促壽乃探懐中出一玉象子曰可求勾漏瑩徹者致象之鼻三日象即服之更七日吐出方可餌此太陽之精凝結萬年矣慎勿泄於人惟忠孝是念正直是守又出一金象曰此是其雌貴其相伴不爾亡去公後驗之無差賛皇後不能守正廣求姝美其象服砂經年不吐果得罪南竄於鬼門關逢前道士愬索二象至鱷魚潭玉象如犬飛出金象隨之公到崖州

恚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之獸也勾漏者朱崖之地也羅浮者海濵之山也道士自稱李終南乃賛皇不返之意也事之前定一至於此得非命乎再忠紀異録

楊璀遷官

昔楊璀尚書宦塗未達年六十為河北一縣宰部下五伯乃佐冥司楊知而問之對曰某非冥司主事亦伍伯之流耳當今判者乃鄰縣長官也聞即當來但自求之旬日鄰宰果至與楊俱上州季集楊頗加禮待之既見

乃一皓首老翁年七十餘謝楊厚禮詞色感愧楊乃以情懇之老宰曰愧吾丈意深禮厚固不敢隱令掃淨室置榻施筆硯紙等宰入其中令楊拂晨啓户而入見之喜色被面遥曰官禄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文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改一官即開之自此後楊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入為省郎又拜諫議大夫當除授之際視文書皆不差并年月日時並列于上及貶辰州司馬楊疑其不述取視之亦云為某事貶也後又台為左丞終

于工部尚書所經之事皆與文書無異豈非仕宦進退皆陰司注定不可得而損益耶韋詢戎幕閒談

昭武販馬

封昭武者餘杭酒徒也栖栖不偶乃求隨船舶入新羅遂得季都綱季都大舶主也未至占城舶主令乘小船與二篙工取水忽為暴風所飄不知何處乃徐步島上望見一道士賫一銀鼎面浮一大珠昭武趨禮之具言窮困狀道士曰視子之面無外夷禄可乘舟歸吾與好

風送還昭武告以生計道士曰但販馬當自給我隂真人也謝去風起舟去如飛一夕已達明州矣遂販馬於衢婺間果得充養以此觀之衣食之數果有前定也錢希白洞微志

歸皓溺水

歸皓錢塘人也天成四年泛海來貢忽值風濤船悉破溺皓抱一木隨波三日抵一島乃捨木登岸見二道士手談就拜禮之道士曰得非歸皓乎又拜忽一人自水

出曰海龍王請二尊師齋乃與皓同往既出命朱衣吏送皓還吏引入一院謂皓曰侍郎元無名字除進奉外人數姓名並已收付逐司皓請見其子吏曰亦係人數固難得回乃速召吳越溺人歸侍郎一行暫來俄見一行二百餘人俱至廳前見皓咸拜為之流涕又令取溺水簿示皓果皓一人不在其數朱衣令取進奉物列于庭印封如故即令十餘輩送皓出既出食頃則見身乘小舸并進奉物及表函等皆泊於岸上小舸雖漏而不

溺訪其處曰此萊州界也旋有巡海人軍輩運於岸上小舸尋自焚滅皓後謝病隱居年八十卒侍郎益彖制所授兵部郎中耳洛中紀異録

高雅見怪

高雅為荆湖轉運使嘗至公安驛假寐於廳上忽聞人呼其姓名雅驚起應之見一人朱衣自地出云禄命俱盡言訖不見雅急行至荆南果卒自見怪及卒三日耳吴淑祕閣閒談

伯珍注名

荆伯珍字君玉南陽人累舉進士不第太平興國八年省試正旦御乾元殿受朝賀賦以正月之節文武稱賀為韻伯珍下語曰簾霧初捲爐香正焚誤書焚為噴歸而始覺中夕不寐起曰我聞二相公廟子游子夏也舉子祈之必應乃草一祝文叙其事以乞夢是夕夢二神人朱衣坐大壇上謂伯珍曰鶯鳴六合數應二末亦須頭戴金樞脚蹈玉象懐中出一枝花曰桂也伯珍跪受

之遂覺試策曰以祝廟文具叙其事於主司宋公白既
詣省尚早乃息於省前俄有二皂衣吏擕簿書坐其側
伯珍詢之一吏答曰我輩非人也冥中走吏送今年舉
人過南宫姓名入泰山去伯珍乃求其名答曰荆伯珍
始試賦落韻不合過二相公苦救之前夜已命宋舍人
與改了今却注名過也又問及第否此别有籍吾不知
也逡巡二吏揖去伯珍心喜遂見宋公公云君非荆伯
珍乎所試賦甚佳一嘖字固知筆誤前夜已與賈舍人

同改為焚字了勿憂勿憂其年過省御前試六合為家賦鶯囀上林詩名字在第二等末徙尾第二人魏元樞之下彭垂象之上並應神人之語伯珍為神告傳以紀之吏云此別有籍以是知得失高下陰籍注定人力區區胡為哉荆伯珍神告傳

處厚百日

王處厚字元美華陽人也舉進士於孟氏黄政丁卯歲下第無聊乃出西郊淨衆佛剎見一僧老而癯揖與語

曰吾本太中時人姓王名緘字固言及進士第至今合得五百九十四甲子一千一百八十八浹辰時壯室有二今計齒一百三十年矣遭亂為僧遊蕩至此會語久之別去又曰秀才成在明年處厚歸復訪之已絶迹矣是歲冬忽聞叩門乃其僧也曰吾欲遊峩眉思一會别乃引處厚遊寺北社𧑴公廟俄有數吏由廟出降階列僧曰新官在此便可公參吏再拜處厚悸悚因問來春之事僧為一札以授之曰春試畢開之有十六字曰周

士同成二王殊名主居一馬百日為程及放牓處厚果第一王慎言為牓眼八人謂周之八士也處厚心惡百日之語日出西郊遊古陌吟曰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花原懶回首暮林蕭瑟起悲風及暮還家暴卒同年見處厚藍袍槐簡投剌云新授司命主簿自登第至死正百日此不謂之前定可乎名賢小說

師道勇退

劉密直師道甞為淮南轉運使因往荆湖至岳州一山寺殿上見一老父皤然瞪目相視劉意甚不平乃取别路去意不欲再見之已而老父則先在其前矣心始異之因屏人延坐問以人之生死必可知乎老父曰知其生則知其死只如官人生襄鄧旅亭則死亦可見矣劉大驚曰某實隨先君於南陽逆旅生此無人知令遇神明願决平生通塞老父微笑曰官人自此至壬寅年當

居權要若不勇退則禍至既已黜削且居散地可以延齡儻復舊資則甲寅不可得過語畢拂衣而去劉果以咸平五年自密直權計省以弟幾道所累責降正屬壬寅後閒居湘潭乃牽復如舊至大中祥符八年甲寅十月一日卒略無差異茲可以驗官祿得喪果前定也洞微志

段衚得錢

長興三年始贈東岳三郎為威雄將軍至建隆三年有

段獮者年八十善製笛一夕有人云威雄將軍追汝遂入府見一黄衣少年謂曰知善製笛可為作三五管獮即時作三五管獻之少年指最後者曰此尤為妙獮乞留少年曰爾算未盡不可獮曰某在人間苦饑寒不願活也少年曰但去將日給錢三百後五年即召獮覺後日果賣笛得錢如所許之數雖大陰雨亦自有人來買後五年乃死錢希白小說

盧瑩無官

盧瑩兗州使院吏也開寶九年自城歸獨行村路中忽見旌旗甲馬問之云泰山三郎出獵瑩嘗聞泰山三郎見者就求官祿多得如願乃伏草中徐見錦袍少年從者甚盛瑩趨出拜告少年曰爾無官分與錢五百千便過如飛瑩後歸家因浚渠果獲錢如所許之數以此知一官皆有分定不可妄得也錢希白小說

黄裳狀元

延平黄狀元裳少苦學好夜讀書忽一夕月明聞水涯

人偶語俯而聽之曰吾在此十紀來日當去惟候淮南二急脚來替黄甚怪之翌日亭午果有二黄衣至水涯就浴黄乃急止之仍令他日無復過此是夕中夜鬼又語曰我本當替為黄狀元令過去未有來期黄自是知其必冠多士至元豐中有梁逖者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金字大書黄裳二字意必貴兆乃改名為黄裳至明年御試進士第果黄裳為天下第一信乎利名之前定也紀異録澠水燕談

藍守山魈

韶州太守衙有山魈廟甚靈嘉祐中藍丞郎中知州晚見一叟異之曰山魈神也知公愛民今年五月十八日當有大水居民漂溺顧備之至日果大水民皆獲免時提刑趙琪與康州守黃郎中者交章爭訟藍守問山魈神曰趙黃交爭竟誰勝也神曰吾嘗入陰府詢之二公所爭恐勝負未决相繼皆沒矣公曰二公年少氣焰何遽死乎神曰陰數已定則何可逃乎後踰月二公皆就

獄果相繼而卒焉翰苑名談

吉寶得汗

吉寶臣都下人也熙寧五年卧病六日神遊陰府見紫衣據案呼云何來寶臣訴以病六日而未得汗紫衣命左右下汗案撿寶臣汗當下否吏回報更五日寶臣曰五日則死矣吏曰禄算未終更十日亦無所損俄有二金人引寶臣出曰此去日誦金剛經一遍生無病苦死不入惡道引寶臣臨池墜池中而覺見妻子泣守之後

果五日大汗而愈嗟夫一汗之微陰司猶以案牘注定況大於此者乎二金人則寶臣佛室中所塑二金像也

翰苑名談

武侯後身

天竺釋亡其名貌陋衣穿嘗曳鐵錫至于京輦當南康韋臯之生纔三日其家設齋命僧此僧不名亦赴家人怒之坐于庭中齋畢韋氏命乳母負嬰兒謂衆僧祝願梵僧先攝衣昇階視之曰别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

相認之意韋氏怪而問焉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乃諸葛亮後身爾武侯為相蜀人受其賜今當却為蜀帥重福坤維之人吾與此子為友知生君家不遠而來此子作劒南節度二十一年至中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為字後悉如梵僧之言乃知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知之而莫能預聖哲安之而不敢謀早晚進退各以時至咸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茍能知此又烏有昔人不遇

之文哉成都廣記

子正角龍

熙寧丙辰賊寇邕州郡倅唐著作子正盡室遇害唐本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中塗僦一僕得一肩夫乃遊袁州日所役舊奴也挈重擔勁若健羽雖鞭馬疾追長先百步唐恐其逸遂遣之其僕當日自全州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日午已到留書祝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後月餘方到下馬於驛驛吏曰

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書在此書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謹封因啓封惟一詩曰袁州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緣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内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為燕會好來黄壁卧林泉唐得之詰其形貌乃全州黠僕也留書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也及遇害當丙辰正合詩中角龍之句富貴生死莫不前定惟神仙知之而凡人固莫測也

鄭絪拜相

唐丞相鄭絪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復還昭國鄭公歸心釋門宴處常在禪室及歸昭國入門蟢子滿室懸絲去地皆一二尺不知其數其瓦礫亦絕翌日遂拜相此最為靈異也集異記

韋公玉簫

韋公臯少遊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館姜氏之子曰荊寶

凡呼韋而恭事之姜有小青衣曰玉簫年十歳餘常令祗侍韋凡後二載姜使君入關而家累不行韋乃居止頭陁寺荆寶時遣玉簫往來韋所玉簫年長因而有情韋後歸覲季父行甚促乃裁書别荆寶寶乃與玉簫俱來命令從往韋不敢遂與約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七年不至玉簫潛禱於鸚鵡洲又逾年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别八年是不來矣絶食而殞姜氏憫其節并玉環殯之後韋鎮蜀三日詢獄囚凡

三百人其中一人云僕射昔日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憶姜家荆寳否韋曰深憶之曰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後以明經及第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故致此韋乃即與雪宽仍歸墨綬奏眉州牧未赴任留兵幕因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與約七載逾時不至絶食而死因吟玉環詩云黄雀銜來已數春别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韋甚悽歎為修經像以報之然念之不已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

令逝者相見韋乃使召之七日清夜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便當託生後十二年再為侍妾臨訣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後因生日東川盧八座獻一歌姬亦玉簫為號覯之乃真姜氏之玉簫矣而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留别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以驗矣遺史

分門古今類事卷四